學生—助教

秦振利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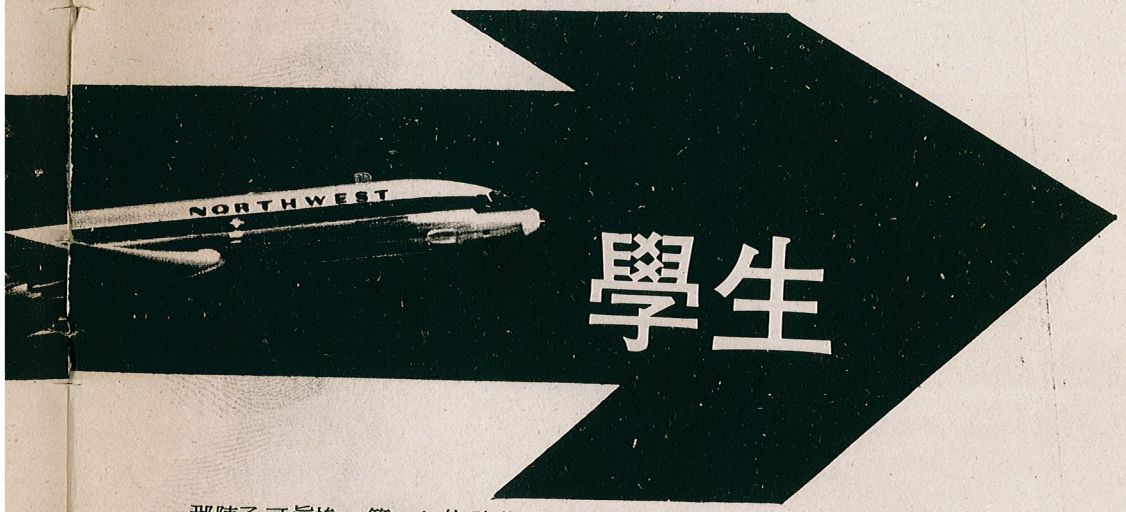
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的後半輩會是一位牙科醫生。從小學作文起〝我的志願〞起到高三塡志願表止，我就應該是一位〝偉大的科學家〞才對。可是命運如此，我也沒有辦法。現在想想，學牙科確實也不錯。這是畢業以後才會知道的事情，這點以後各位就會漸漸明白。

初來到台中市我就愛上了它。就憑電影院對學生也特別客氣〝半價優待〞這是別的城市所趕不上的地方。大一因受〝中山校風〞的影響，參加了育民補大的陣容，準備次年再上〝台大〞。因此房子就租在市區內，與幾位道友分享昂貴的租金。到學校的交通工具就只好請一部100元嶄舊的跑車代勞（那時因沒有護理系，所以沒有校車）。初來中山，校舍是以〝H〞型姿態出現，因人數不多，所以教室都很充足，圖書館就在現在的圖書館（按秦學長離台赴美時，圖書館在現在事務處隔壁）。在現在的教務處、會計處。細菌室在現在的牙科技工室辦公處。一年級上課時，不瞞大家說，幾乎班上每位同學桌子上不是擺著英文、代數，就是化學物理。嚴如高三上課情形。每位同學都各忙各的，很少管別人的事情，大有明年我就不是你同班同學的表情。我當然也不例外。想想我的四周，都是我明年的勁敵，不覺心寒。補習班是去了，但顯然收獲不多，吹牛技術倒學了不少，一年以後，不但人沒跑掉，學校的功課一團糟。

二年級，學校請進了八十多位〝校花〞來助陣，使一些原本有意東山再起的傢伙，一笑之下，就放棄了堅定的意志，眞有英雄難過美人關之慨。今年我因不再準備煩人的$Na + H_2SO_4 \longrightarrow NaSO_4 + H_2\uparrow$烤試。所以大部份的時間都放在打球方面去。像籃球、足球、乒乓球，本想以球技來誘惑一些〝校花〞的，無奈這些大小姐們對這些玩意玩沒有興趣。這一年，班上的同學也才眞正的開始了能認識，現在大家可以說是同行，吃同樣的飯了。一年級功課太差，家裡尚可原諒，二年級功課再差，那就說不過。首先我把房間從市區遷移到勤工新村，有意好好的K一下，這裡離磊思不遠，晚上有空我就往那裡跑，奉告諸位，那裡眞是讀書的好地方。似乎不會覺得疲勞，去了才能體會出來，在那裡學了打字，學了幾句西班牙文。

三年級趕技工，以前只有一位〝全天候〞的助教帶我們實習，同時又沒有現在如此豪華的 lathe ，我記得只有六部用脚踏的 motor ，但能用的只有二枱，所以在假牙磨光，以及在窩洞的形成，都得搶著排隊等候，很多同學因此而常鬧翻。絕對沒有現在各位牙科老爺們來得舒服。記得我們曾做過一個 One piece casting partial denture 、我同房的 Roommate 重複了六次都還沒成功，我呢？在第二次失敗後，僥倖的在技工教室地上檢到了一個 Clasp 是斷的 one-piece Casting partial denture frame 可能是那位好學生不滿意而丟掉的。我實在是不願意再浪費時間了，所以把它改裝一番後就交上，結果還得到很不錯的成績。三年級可以說是中山生活最後的一年，所以較爲多彩多姿。

最後一年實習，我們一班三十幾位全部被扣在牙科診所，因勤工新村離市區遠〝上班〞不便，我跟roommate 只好又搬家到朝陽街去。這裡眞不錯，交通便利、房子又大，價錢也公道，到珠江吃飯又近。此一年內天天就在找病人拉病人，不管是學生或者是豆漿店的老闆、老闆娘、書店店員、雜貨店的小孩，我一試再試。把印有 Dr. Chin 的名片遞過去，希望有一天他們牙齒不



學生

幸有毛病了，會到牙科診所來找我。想當初，動作眞如拉客黃牛。還好，一年下來的 case 還算不少，學到的東西也不少，但我投資在這些豆漿店、雜貨店、陽春麵店的冤枉錢也眞不少。

眞沒想到畢業後又回到中山來。但這一來，確是另外的一種生活。現在不但地位不同，而且可以說是眞正老大哥了。我常常提醒自己自己是助教了，不再是學生，但一些學生時代的習俗還是洗脫不了。我常常跟學生玩在一起，有人認爲這樣不適宜，也有人認爲這樣才能眞正了解學生，到底誰對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却希望他們能往好的方向去走。第一次上講桌，聲音不但發抖，而且結結巴巴，準備了三小時，講不到三十分鐘就結束，那陣子可眞慘！第二年的助教一切都習慣多了，在中山當助教，可以說相當不簡單。顯然是全科的，帶的學生又多，所以我自認爲，很多同學我都沒好好的照顧到，非常抱歉。在技工室呆了一陣，千篇一律沒什麼變化，因此也就覺得厭倦。我常常希望學校當局能爲牙科生增加一些設備，做一些新的東西，但似乎都得不到正面的答覆。

〝台中〞四年學生、二年助教，多少產生了感情。從大慶街口的台南飯店到一心市場的雞絲麵，從中華路的五洲戲院到復興路三段的萬年戲院，我都曾去過。同時六年內交了很多好同事、好同學、好朋友，所以我眞捨不得離開她，在南下的火車上，我只能默默的祝福〝中山〞，祝福各位。

中國人在美國當學生就沒那麼瀟灑了，第一是語言問題。第二是生活問題。記得第一節上課，實在是盡力地聽，但還是聽不懂。老美一笑，我也趕快的跟著假笑一下，表示我也聽得懂。一下課，人家是往福利社跑，我就拼命的往圖書館找有關的資料。日子就是這樣的過。前一個月眞是精疲力盡。剛來的第二個星期，馬上就有兩個病人指定給我，由自己約定時間。在台灣一切自己來，在此多一位牙科護士，眞是礙手礙脚，不習慣的規矩一大堆。一個全口假牙的病人，我必須做 central relation & protrusive record face-Bord transfer 然後在 Human articulator 上做，以前在學校，在軍隊，都不曾做過，現在可眞遇上問題了。我又不能說我不會。還好的是同班有位泰國來的小妞，她是泰國皇家牙科學院的 Instructor，功力很高，我們可以說都是東方人，因此比較熟，不計較。很多問題，我也只好請教於她。這裡要求很嚴格，每做完一步驟，都必須檢查合格後才能再做下一步驟。這學期我很安全的完成了一個 full denture case 以及 Gold-frame partial denture。My God! 這裡討論會很多，每星期有三次，主要都在研究articulator, Occlusion, Mandible movement, Central relation 或者是 case 的討論。

在台灣當學生吃飯是在飯店吃，在這裡吃不起。早上二片白麵包、一杯牛乳解決，中午在學校三明治是最經濟的方法。晚上回到寓所，才能眞正大吃一頓。我跟其他二位中國學生住在一起，烤鷄、炸排骨、洋蔥炒蛋、猪肝湯都來。這類菜是最便宜的。豆腐、小白菜、白蘿蔔被人請客才有機會吃到。在此地當學生的日子就是在唸書、寫報告、煮飯、睡覺中迷糊的過去。

—脫稿於 1972 年聖誕夜—